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相逢在海滨

张 志 春

相逢在海滨

张 志 春

花 山 文 艺 出 版 社

一 九 八 五 年 · 石 家 庄

相逢在海滨

张志春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1/32 9印张 2插页 185,000字 印数：1—7,100 1985年12月第1版
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10286·223 定价：1.20元

篇首赘语

生在穷乡僻壤，父母亲一个大字不识，既无家传，又缺师教，一个孤僻懵懂的无知少年，竟然从中学时代就与文学结下了难解之缘，岂不怪哉？

如今想起来，又怪又不怪。故乡尧山是唐侯之故土、尧帝之封地，不知从何时起，每年有五个庙会。庙会既是经济交流的场所，又是文化荟萃的盛会。我在童年时赶庙会，看杂技、各种传统戏曲，如迷似狂，可以一站半天或半夜。大概是接受了这种传统文化的熏陶，因此，我从初中时代就逐渐喜爱阅读文学作品。到高中时，正赶上一九五八年“大跃进”、“解放思想”，自己在这种社会潮流的鼓动下，也竟然跃跃欲试，动笔写起东西来了。开始给地区电台、报纸当通讯员，继而给《河北青年报》当通讯员，写些短小的通讯报道和民歌、小诗等。一九五九年竟然斗胆写起小说来了。其中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晚自习课上写的一篇小说《儿媳来信》，居然在一九六〇年二月号《牡丹》文学月刊（河南洛阳市文联主办）上发表了。紧接着，四月号《牡丹》上又发了我另一篇小说《张书记》，并且在同期刊登了评论《儿

媳来信》的文章，将我的处女作称之为“一篇新颖的作品”。这对一个年仅十九岁的中学生是多大的鼓舞啊！

一九六〇年九月我侥幸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。但时运不佳，国家经济出现严重困难，各种刊物纷纷下马，培育我的园地《牡丹》十月份就凋谢了。从此，我一边刻苦学习，象一头山羊突然撞进水草丰美的绿洲，天天钻图书馆，阅读大量古今中外文学名著；另一方面，仍然不自量力，在课余时间继续练笔写东西。但是，大约是从一九六三年开始，学校的“政治空气”一天天紧张起来，“反修防修”深入到各个角落。我被一些人诬为“白专道路”、“名利思想”，心里很不服气。觉得自己来自农村，艰苦朴素，埋头学习，怎么比你们跳舞谈恋爱不强呢？因此在一九六四年十月到湖北省农村下乡前夕，愤然来了个“焚稿断痴情”，将从中学时代至此写作的几十万字的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等稿子，统统付之一炬，决心改弦更张，先在政治上与攻击自己的人比个高低了。从此洗手不干，一直到一九七六年，整整辍笔十余年。

现在想起来，当时也实在少年气盛，过于幼稚，那几十万字的稿子如果留下来，不是很有些用处吗！但似乎也没有什么后悔，因为从那儿以后自己主要投身于社会生活之中去了，在长江边上的茅屋里一住一年，在保定地区的农舍里又是一年，接着是学校、教育局、党委机关等等。小说虽然没写，但生活的视野扩大了，人生的阅历丰富了，思想也似乎比过去深沉多了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

来，文艺的春天来到了。当时仍在党政机关的我，目睹文艺百花迎春怒放，争奇斗妍，云蒸霞蔚，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，埋藏在心中的文学幼芽又蠢蠢欲动了。春蚕到死丝未尽，蜡烛成灰泪未干，死灰又复燃了。但是，自己的笔早已生锈，身上的艺术细胞也早已退化萎缩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再次涉足文坛，染指公器（古人云：“名者，天下之公器也。”），甚至妄想与文艺大军的劲旅、新秀，比短较长，岂不悲夫！

记得一九八一年调出版社以后，我曾在与一位友人的信中写过这样几句话：“人到中年，重操旧业，成就已不可望，只不过聊以自慰罢了。”这就是我的处境和心境的真实写照。

在处女作发表二十五年后的今天，在领导和同志们的支持和鼓励下，自己斗胆编了这本小册子，作为对二十多年来自己习作小说的一个检阅。收入集子里的十八篇小说（含中篇小说一部），题材比较广泛，既有农村，又有城市；既有机关，又有学校、医院；既有北方农村，也有江南水乡；既有深山，也有大海。写法也不拘一格，有所谓叙述式，也有所谓描写式；有第一人称、第三人称，也有第二人称；既有所谓意识流，也有尝试用诗和抒情散文写的小说。在语言风格上也不尽相同，有的土味较浓，以群众口头语言为主；有的书面语言较多，似乎比较典雅。总之，我认为一个笔者不必总是一个调调儿，内容可以丰富多采，艺术手法可以多种多样，应由内容来决定形式，力求形式与内容的和谐统一。还是在大学时代，我曾谄过四句歪诗，题之为《风格赞》，诗云：“杏花细雨江南岸，骏马秋风塞上山；风格从来因人异，

庄周一生爱天然。”末一句一度改为“清水芙蓉李青莲”。不论怎么改，我的主张和追求是听其自然，文学作品既然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，它必然就烙印着作家自己的气质和性灵。一言以蔽之，这十几篇东西反映了我的艺术追求和美学趣味。儿女们或丑或美，总是亲娘生的。至于读者是否喜欢，笔者就不好说三道四了。

唐代诗人朱庆余《近试上张水部》一诗，庶几可以代表我此时的心情。诗云：

洞房昨夜停红烛，
待晓堂前拜舅姑。
妆罢低声问夫婿，
画眉深浅入时无？

作者

1985年元旦于碧波居

目 录

1	篇首赘语
1	相逢在海滨
30	向阳花进城
48	抱厦院的风波
57	三姑爷拜年
71	巧 燕
82	山旮旯里的手艺人
92	麻野雀
108	白衣仙子
115	你踮脚在木棉树下
123	普通家庭
143	两片绿叶
160	力学报告
175	“帮忙”的人
182	一块禁牌
187	庄稼队长传
194	瑞雪纷纷
205	儿媳来信
211	谢秋娘

相逢在海滨

一、啊！大海

第一次见到海，你的心醉了！

你站在海岸山宾馆楼的阳台上，纵目东眺，浩瀚无际的大海尽收眼底。夕阳照耀下，蔚蓝色的大海波如连山，乍合乍散；又仿佛有亿万条金蛇腾挪跳跃，蜿蜒向前；海风阵阵吹来，浪花拍击着海岸，不时发出隆隆的响声；海鸥上下翻飞，戏弄着海面上的点点帆船。

童年时，祖母告诉你，天是圆的，地是方的，地的边缘就在那太阳升起的地方。今天第一次看到海，使你感到好象来到了大地的边缘。心想，远处水天衔接之处，大概就是天地的尽头吧，如果再远走一步，恐怕就要掉进黑暗的不可知的深渊里去了。

这种神秘的恐惧感，只有一刹那。你随即笑了。你毕竟是受到中等教育的人，自然知道大洋的彼岸是另一个五光十色的国度。因此，你立刻被大海伟大壮丽的美所征服了。那汹涌浩淼的万顷波涛，仿佛一下子都流进你的胸中，使你久

处偏僻乡村的胸襟，顿时无比开阔博大起来。

真不亏是搞美学的！将美学年会选在风景优雅、气候宜人的避暑胜地海滨城市召开，真是太美了！作为美学学会的一名新会员，利用暑假之机，能够到自己向往已久的海滨城市观光、学习，你的心怎能不醉呢！

二、美学家来了

老鼠拉木锨——大头在后边。名角、好戏总是压轴的。这次美学年会也不例外。直到会议开幕后第五天晚上，驰名美坛的专家们才姗姗来迟。

你跟小杨等两位女同志同住在宾馆楼 305 室，洁白如玉的墙壁，嫩黄浅淡的桌椅，红色的人造革面沙发，席梦思的床铺。你跟同伴轮流在卫生间净好身，准备上床做一个好梦。突然一声喊，使你们鱼跃而起。

“美学家来了！”

人们纷纷涌出自己的房间，跑到楼下迎接。你喜欢安静，从不爱凑热闹，又怕见名人，因此只随在人流后边，伫立在一楼楼梯半中腰。这时只见两位衣冠楚楚的美学家，在大会秘书长的带领下，正来到华灯初上、金碧辉煌的中厅。

美学家 A，高大魁梧的身材，一套铁灰色中山装，浓密油黑的长发，棱角分明的四方脸，一副宽边黑框眼镜架在高高的鼻梁上，显得气度非凡。美中不足的是背有点驼，但相反相成，惟其有点驼，才使他象鸵鸟兀立鸡群一样，更加引

人注目。

呀！此人怎么这样面熟？你的心悸动了一下。这时，他用躲在镜片后边的炯炯有神的大眼睛，扫视了一下中厅和楼梯上下欢迎的人群，两拳合抱，以中国传统的鞠躬礼节，转着身子，频频答谢众人：“谢谢大家！谢谢大家！”

美学家 B，五短身材，大腹便便，漂白的衬衣，米黄色的背带裤，脖子上系着黑白相间的条格领带。此刻，昂首挺胸，挥动手臂，笑容可掬地用英语向大家致意：“谢谢！谢谢！”

原来两位美学家并非孤身光临。这时你才发现，A 身后一字排开，站着三人。紧挨他的是一位细高挑儿的长发女郎，淡黄色的披肩发，苍白的刀子脸儿，一副特大号的茶色太阳镜，无领短袖衫，湖绿西服裙，一双鹭鸶腿儿。她身后是一位徐娘半老，丰姿犹存的老夫人。老夫人身后是一个身材纤瘦，年约十三、四岁的黄毛丫头。B 专家身后也有三人，不过不是一字排开，而是呈品字形站立。在前的是一位与 B 专家旗鼓相当、体态异常丰满、头发波滚浪翻的少妇；左后方站着一位亭亭玉立的姑娘；右后方是一个十岁左右的小男孩。

秘书长向大家介绍了两位美学家的尊姓大名。原来 A 叫岩飞，并不是李福山。可为什么如此面熟，你总觉得有些象他呢？此时会务组小赵路过你和小杨身旁，小杨向他打听跟随 A、B 二位专家而来的都是些什么人。小赵说：站在岩飞身后的，依次是他夫人、丈母娘和女儿；站在 B 专家身后的是他妻子、儿子和小姨子。小赵低声发牢骚说：“会上答

应他们可以偕带夫人，谁知连子女、丈母娘和小姨子都带来了呢！”

你和小杨回到 305 室，再一次准备休息。突然，小赵陪着秘书长敲门进来了。你关切地询问两位美学家及其宝眷是否安排住下，秘书长面带难色地笑道：

“我正为此事而来。会议原来包了五十套房间，但是来宾超过了预计人数，再向宾馆要房，宾馆已经满员，没有床位了。经会议领导小组研究决定，请你们三位屈尊，到我们包的一间小会议室里去住，宾馆负责给解决折叠床。看你们几位有什么意见没有？”

小杨是个炮筒子，火气很冲地说：

“我有意见！我们是正式参加会的美学会员，难道还不如他们的家属？怎么不叫她们去住会议室……”

你忙制止小杨，和颜悦色地说：

“怎么能让人家去住会议室？这是我们会上请来的客人。我们是美学会员，应该带头五讲四美，把方便让给别人……”

秘书长表扬了你，你却吃了不少小杨的白眼和埋怨。

深夜，你和小杨等三位女同胞躺在会议室临时搭起的折叠床上，眼望着天花板上的吊灯和精致的花纹，耳听窗外大海的涛声，久久不能入睡。

小杨神经质地笑起来：

“屈尊，这个词儿用得太平庸了！我辈既然无尊可言，还谈得上什么屈？……”

你满足地说：

“能够看到大海，能够参加这样的盛会，就是让我睡地板，我也心满意足。这总比在乡下睡那跳蚤成灾的土炕强得多。……”

三、逝去的梦之一

已经好多年不梦见他了，怎么今夜他又闯入你的梦中？

仿佛又是那一年暑假。你从县城一中高一(3)班放学回家，回到柳河边上的故乡。你的家乡实在太美了。一条常年流水的小河蜿蜒曲折地从村边流过，河两岸绿柳成荫，一缕缕碧绿滴翠的柳条儿轻轻拂过水面，撩拨着水中的鱼儿。水边一块块硕大的鹅卵石上，经常响着洗衣姑娘的棒槌声。

大晌午，老年人歇晌睡觉，精力过剩的青少年却是最好玩的时节。你跟女伴们怀抱衣裳、手提棒槌，又一次来到垂柳护夏的小河边，蹲在鹅卵石上洗衣嬉戏。

伏天的中午，响晴的天上仿佛下火一般，远处田野上的庄稼被烧烤得腾起影影绰绰的烟霭。水边柳下却凉风习习，爽人肺腑。戏水的鸭子不时把脑袋钻入水中，吞噬着水中的鱼儿、小虾和蛤蟆蝌蚪。大黄狗蹲在堤岸上，吐着血红的长舌头呼呼喘气。知了、伏了藏在柳荫深处，正在兴高采烈地举行歌咏比赛。

这时，一个眼尖的女伴拉你一把：

“哎，你瞧！老河湾那边有一个青年，我瞅着不是咱村的人。你看那个红裤衩多鲜亮，准是个城里人。”

你的消息自然比女伴灵通。大概是上学的人对城里来的人更加注意吧，你昨天就已经知道，北街王大婶的外甥在城里上大学，最近放了暑假，从二十里外的莲花镇来这里看望舅母。眼前下水游泳的这个小伙子，一准就是那个大学生。

瞬时，这位大学生成了女伴们议论的中心，而且因为你的消息灵通，使你成为同伴们开玩笑的对象。

“哎哟哟！他看舅母是假，恐怕是来找你搞对象的吧！嘻嘻……”

你的拳头落在女伴背上，激起一阵格格的笑声。吓得在附近水面上觅食的鸭子嘎嘎叫着游远了。

“救命啊！救命——”

突然，一阵惊慌的喊声从老河湾那边传来。你和女伴们立即停止说笑，一齐朝那边望去。只见下游老河湾水面上，一个人头忽上忽下，呼救声时断时续，一声比一声微弱。

“哎呀！不好！要出人命！”

你把棒槌一扔，将布衫一脱，露出里边碎花汗褙儿，纵身跃入水中，一个猛子朝下游老河湾扎去。

女伴们知道你从小就水性很好，在中学生女子百米游泳赛中曾得过第二名。所以都放心地看你下水，焦心地提醒你：

“柳芸，一定要绕到他背后，防止他搂住你不撒！……”

谁知你救人心切，一个猛子就窜入他的怀中，一下子被他搂住脖子。当时你也被吓了一跳，不免慌张起来。但你毕竟对家乡的小河异常熟悉，知道老河湾下梢不远处即是开阔

的河面，水浅没膝。因此，你拚命带着他顺水而下，来到浅水滩上。他被救了，你也喝了不少水，呛得直咳嗽。

女伴们赶到现场，把你和他分别搀扶到岸上柳堤下休息。湿透的衣裳紧贴在你的身上，勾出了你苗条婀娜的体态和丰满适中的胸脯。当你发现缓过劲来的大学生正用一双火辣辣的目光注视你的时候，少女羞涩的本能使你两颊腾起红霞，一句话也没说，就赶紧跑回家更衣去了。

身后，你听到他向女伴们打听你的姓名，并一再说着感激的话语……

四、逝去的梦之二

寄 柳 芸

我若是白云呀，我爱，
我便要每天的早晨，在洒满金光的天空，
从远远的青山，浮游到你的门前。
当你提了书囊出门时，
我便要随了你，投我的阴影在你身，为你遮着日光了。

我若是小鸟呀，我爱，
我早已鼓翼飞到你的窗前，
当黄昏时，停在梨树的枝头，
看着你在微光里一针一针的缝你的丝裳。
只要你停针，抬头外望，
我便要唱歌，一支爱的歌，给你听了。

我若是月光呀，我爱，
我便当高高的挂在中天，
用我的千万只眼，照进白纱的帏帘，
窥望着你在甜蜜的睡着，
只要你的身向外转侧，
我便要在你的前额，不使你警觉，轻轻地蜜吻着了。

——远方不眠人李福山

暑假开学后不久，你接到了他的第一封信。信中附着这首诗。

当时的你并不知道这是郑振铎的一首爱情诗，还以为是他这位大学中文系的高才生写的。你把信贴在胸口，偷偷跑到宿舍里一连看了五遍，你心上的潮水激荡起来，青春的火焰燃烧起来。你如醉如痴，几乎不能自持了。

你不由回忆起暑假中与他相处的那些日子，虽然只有短暂的七天，他就被弟弟叫回莲花镇去了。

发生事故的当天下午，他跟着舅母一块到你家，向你父母表示道谢，并且邀请你晚上到他舅母家吃饭，以表谢忱。你红着脸儿婉言谢绝，把他送出门外。他深情盼望的目光，久久留在你心里。使你再次想起他健壮的体魄，白嫩的皮肤，两条铁钳般的胳膊紧紧搂住你的脖子，一张方正的大脸盘儿紧贴在你的胸前，箍得你喘不过气来，一直到浅滩上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才把他从你身上推开。当时一心救人，并没有任何异样的感觉，如今回想起来，却不免使你心猿意马，

羞涩难当。

晚饭你没有到他舅母家去吃。晚饭后，他却又来邀你散步。你不知怎么，竟然身不由己地跟他去了。

一弯新月仿佛给绿柳、长堤、小河、流水罩上了一层轻纱，使家乡的一切都显得朦胧、迷离、美好、神秘。你无声地跟在他的身后，漫步在微风荡漾的十里长堤。

“真没想到，你还有这样高超的游泳技术。”又是他先开了口。

“靠山爬高，挨河凫水。这有啥奇怪的。俺村妇女差不多都敢下水。”

“听说你还得过全区中学生女子百米游泳亚军，真不简单。你教我游泳吧！我刚在学校游泳池里学了一个月，技术很不熟练，特别是没在河里游过……”

你轻声笑了起来：

“这可中不中。小柳庄不是大学，农民也不是大学生，思想可没有那么开通……”

你虽然没有在水中与他作伴，蓝天、明月、绿柳、长堤却伴你们俩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夏日的夜晚。纺织娘听你们纵谈古今中外，大学、中学的课程，青蛙与你们探讨文学作品的心曲和唱共鸣。刚在课余阅读了不少文学书刊，对文学艺术产生了浓厚兴趣的你，对于大学中文系怀抱着玫瑰色的幻想，充满着无限神秘的向往。他侃侃而谈，不断背诵着一些文学名著的词句，使你惊叹不已，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“李老师，你辅导我学习古代诗词吧。我这个假期借了一本屈原的《离骚》，可看起来非常吃力……”